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八十二回 王天寵誤走三岔山 楊永太泄機八卦教

詩曰：衣上猶存舊驛塵，三年兩度此勞辛。空拋壯歲為遊客，重見名山似故人。

道路蛇盤難托足，功名雞肋亦纏身。

得歸便擬圖耕稼，卻聽荒農苦語貧。

二馬正哭倭侯爺，自外面進來了王天寵，伸手把那靈牌拿起來，說：「二位大人，莫非我恩兄有什麼變故不成嗎？」

書中交代，王天寵因八卦幡傷反覆，在後帳養傷，每日倭侯爺總在跟前，自那日晚上，不知侯爺往哪裡去了。今天早晨問伺候人說：「侯爺哪裡去了？」下邊人說：「奉令出差，上湖廣催餉去了。」王天寵一聽不信，心裡說：「我大哥要往哪裡去，必要給我一個准信，焉有不給我的准信之理！我今日身上不爽，我到外邊訪問訪問。再者，夜內我夢見我恩兄，渾身鮮血淋淋，說：『我死的好苦也！』我醒來是一凶夢。我何不到那外邊問一個實信。」想罷，自己站起來，到了外邊，正要到前鋒營，只見病二郎李慶龍帶著四個差官，拉著馬，帶著弓箭，一直往前鋒營去。

王天寵緊行幾步，說：「李大人，你可瞧見倭侯爺往哪裡去了？」李慶龍說：「我聽說奉命押折差人都去辦事，不知何時回來。」王天寵還是不信。只見那邊左營參將鄧德彪過來，他又問說：「倭侯爺往哪裡去了？你可知道？」鄧大人一想，心內說：「有副帥的令，誰敢告訴他。」想罷，說：「侯爺出差，上四川總督那裡去了。」王天寵一想，更不對了，三個人說了三樣。他竟奔威遠營馬成龍這裡，那看門的偏巧睡著了，他一進帳房，把靈牌兒抓過來，說：「二位大人，我侯爺大哥到底往哪裡去了？」二馬也料著瞞不住了，就把探山遇害之故說了一遍。王天寵放聲痛哭，說：「我那恩兄啊！二位馬大人，為何王爺不調兵，給我兄長報仇雪恨？」二馬又把王爺著急吐血、伊大人不准放人出營之故說了一回。

那王天寵自己到了神力王大帳，說：「民子王天寵，請王爺的安！」王爺知道他是一個義士，說：「王天寵，你來此何干？」王天寵說：「王爺不必著急，我是來明去白。我自己入峨嵋山，去刺殺吳恩，替我恩兄報仇雪恨！」說罷，站起身往外就走。那神力王說：「王天寵不可前往！等你養好了傷，再入山不遲！」那王天寵故作未聞，找了一口雁翎刀，站在營內說：「大清營眾位大人，我王天寵替我恩兄報仇入山去了。三天之後，你等必知分曉！」說罷，自己撲奔營門。那神力王傳令：「不准阻擋他的去路。」那守營門之人也真不敢不開營門。

王天寵連急帶氣出離了大營，到了正午之時，自己心血一迷，不知東南西北；兩眼發直，他往正西走了有三十多里路，到了一座山鎮。他一瞧路東有座店，這陣心內明白過來了。進了店，小二說：「客官往東上房吧？」自己一瞧，說：「我給兄長報仇，為什麼來到此處？真乃是怪事！」一急，又迷昏過去了。進了上房，他把那靈牌兒掏出來，說：「恩兄請坐！」那小二一瞧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哪裡有什麼人？」泡了一壺茶，拿了一個茶碗。王天寵說：「混帳東西，真不要臉！我們兩個人，為何拿一個茶碗？好哇！你既如此，我要打你這個東西！」小二說：「我不知是二位客官。」過去又拿來了一個茶碗。見王天寵斟了兩碗茶，先端一碗放在那邊，說：「恩兄，你吃茶。」小二把舌頭一伸，說：「一個人叨鬼話！」又要酒菜。小二知道是一個人，拿了一雙筷子、一個酒杯。那王天寵說：「這個東西真不要臉！我且問你，你瞧不見兩個人嗎？」小二連忙答言，又取來了一個酒杯、一雙筷子，擺上了菜。聽見王天寵在那裡嚷說：「恩兄，吃酒用菜吧！」小二自己到了櫃房內與掌櫃的說：「方才來了一個住店的客人，是一個半瘋兒。他在那上房自己直說鬼話，不知是怎麼個緣故？」

那店中掌櫃的姓馬，名德順，久趕大營做買賣，為人中正和平，因年月荒亂，他自己在這裡開了一個旅店，聽說此事，他先到了上房窗外，偷著一瞧，認的是公道大王王天寵。他一見就進去了。給王天寵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王大爺，你老人家莫非是瘋了嗎？」王天寵定了定心，自己才明白過來，說：「你是誰呀？你說說我聽。」馬德順說：「你老人家不認得我嗎？我當初久在外邊做買賣，後來我販賣綢緞，常路過聚泉山，我在那裡掛號，遇見過你老人家。後來我趕大營做買賣，在江湖咱們也見過。今天是從哪裡來呀？」王天寵心中說：「認得我的多，我問問他這是什麼地方，再作道理。」遂問說：「店東，這是哪裡？離峨嵋山北口有多遠？你知道不知？」馬德順說：「此去東南二十里，就是北山口。進我們這村南那一道小山嶺，近的多。王寨主為何如此？請道其詳。」王天寵就把那倭侯爺被擒、賊人把侯爺用木板釘在山嶺之上說了一遍。馬德順說：「寨主要替侯爺報仇雪恨，也不可這樣，那還了得嗎？瘋瘋癲癲，你自己要往裡裡想才是。」又勸了王天寵半天。那王天寵才心平氣和，說：「店東，多謝美意。我再問你，要一入山，都是天地會，是還有咱們清國的人？」那店東說：「山裡都是天地會的賊人。我明天送給寨主你些個人山走長路的乾糧就是。」說罷，告辭去了。王天寵自斟自飲，直吃到二更以後。自己叫人撤去殘桌，才安歇睡覺，一夜無話。次日天明起來，掏出一錠銀子，算還了飯帳。才要起身，馬店東出來給王天寵一個白布口袋，裡邊裝著是入山的乾糧，奉送。王天寵千恩萬謝出店，一直往正南，走了有五六里路。前面是高山峻嶺，往上有一條小道。王天寵上山往南一瞧，大峰俯視小峰，前嶺高接後嶺。惟有兩條小路，直通正南，一條路通東南，有一條小徑往正東。自己一直往正南行走，走了有二三百里路程，天也晚了，也瞧不見山寨，也未遇見一個人。路靜人稀，也不見有一個山莊兒。天已晚了，自己也就分不出東西南北來了，迷迷糊糊走了一夜，也不知走了有多少路徑。自己坐在就地等候。天色大亮，又睡了一覺起來，天已巳正之時。站起身來，一直的往前行走。天氣熱，怕口袋內的餚餚壞了，前邊有一個樹林子，一旁有無數的石頭，天寵把餚餚從口袋內掏出來，晾在石頭上，坐在一旁正歌著呢。只聽那邊有人叫喊說：「呔！那邊來的肥羊孤雁，留下買路金銀，放你過去，牙崩半個不字，定然結果你的性命！」王天寵一瞧，見有三十多個嘍兵，個個都是花布巾包頭撮打工，手像皮咯噠，短衣襟，小打扮。王天寵看罷，說：「你這一伙賊徒也不睜眼，我乃福建台灣聚泉山公道大大王小白龍王天寵在此！」那些個嘍兵不由一陣狂笑，說：「我們告訴你，你別不睜開眼瞧瞧，我們這座山可比不得別處，你先別道字號，你聽我們告訴你：家住山嶺有數秋，飄蓬湖海浪間游。寨中嘍囉千百隊，勝似皇家九龍樓。」王天寵一聽，說：「你這些個狐群狗黨，待我結果你的性命！」一擺手中的刀，撲奔那二三十嘍兵，掄刀就剝。那些個嘍兵急架相還，如何是王天寵的對手，幾個照面，那些個嘍兵往正東跑進了山口去。

不多時，只見從正東山口內出來了一個老英雄，身高九尺，面如藍靛，兩道環眉，一雙大眼，花白的鬍子，身穿藍縷綢褲褂，薄底快靴，手擎金背刀，說：「小輩休要無禮，我來也！」過來與王天寵動手，二人在山場之上往一來，不分高下。只見從山口內出來了一騎馬，馬上有一個女子，年在二十以外，五官俊俏，品貌端方；頭上有手絹罩頭，身穿藍綢子女汗衫，月白綢子中衣，窄窄弓鞋；蛾眉皓齒，杏眼桃腮，手擎繡絨刀，催馬過來，望那老英雄說話，說：「爹爹躲開，我來拿他這賊人！」掄刀照定王天寵就是一刀。王天寵閃在一旁，說：「你且慢來！我乃男子漢丈夫，豈能與你這三絡梳頭、兩截穿衣之人作對！」那老英雄說：「朋友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哪裡人氏？」王天寵說：「我乃福建台灣聚泉山公道寨主王天寵是也。你是什麼人？快說名姓！」那位老英雄說：「原來是王天寵王義士！我姓楊，名永安，別號人稱虬首龍。吾二弟楊永太先占聚泉山，我聽說讓給尊駕。甚好，今朝相會，也是三生有幸！請至山寨一敘。」那王天寵說：「老英雄，我有緊急大事，我要入峨嵋山刺殺吳恩，替我顧大哥報仇雪恨！」楊永安說：「你既奔峨嵋山，走錯了路了。你跟我到山寨，我指你一條明白道路，你去就是了。」王天寵跟楊永安，帶著那些個嘍兵，往正東進了山口。那女子一催馬，早已奔山寨去了。天寵一瞧那正北有一個山寨，在半山之中，寨門高大，一帶虎皮石的牆。進了大寨門，兩旁都是房屋。正北有一個大廳九間，兩旁有兩個小角門通後寨，大廳之上擺著刀槍架子。讓天寵上面落座，永安叫人來獻茶，擺在桌上，二人吃茶。